

蘇維埃選舉制度是 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制度

柯 傑 夫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410

24/(2)
4125

蘇維埃選舉制度是 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制度

柯傑夫著 方曉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561 政法 47

**蘇維埃選舉制度是
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制度**

著 者 [蘇聯] 柯 傑 夫
譯 者 方 曉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大 787×1092 1/32

長 7/8 字數 18,000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4,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1,00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簡要地介紹了蘇聯的選舉制度。書中除說明了蘇維埃選舉制度的基本特點之外，更從蘇聯的社會基礎，從選舉的具體措施，從和資本主義國家選舉的對照上，指出了蘇維埃選舉制度的優越性，指出了這種選舉制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制度。

Н. КОЗЕВ.

“СОВЕТСКАЯ ИЗБИРАТ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САМ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В МИР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 1954.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四日，將舉行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根據蘇聯憲法，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每四年舉行一次。

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在蘇聯國家生活中，是一件令人興奮的大事，是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制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優越性的最有力的表現，是勞動者的真正全民性的節日。

蘇維埃民主制度，是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而產生的。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和導師，革命的天才理論家，思想家和組織者——不朽的列寧，他在發揚和豐富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同時，綜合了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經驗，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蘇維埃政權，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工農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

蘇維埃國家是人民的、一切勞動羣衆的真正民主的最高形式。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富人、資本家和地主的民主，本質上是用來掩蓋一小撮巨萬富翁爲所欲爲而人民毫無權利的幌子。蘇維埃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主要的和根本的區別就在這裏。一九一八年，列寧說過：「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更民主一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

國更民主一百萬倍。」

蘇聯憲法是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大法。蘇維埃社會和國家制度對資產階級制度的優越性，蘇維埃民主制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優越性，鮮明地具體表現在蘇聯憲法上。

大家知道，所有資產階級國家的憲法，都是根據資本主義的基礎制訂的，它的基礎就是：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人對人的剝削，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存在，在社會的一個極端是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貧困，而在另一個極端則是不勞而獲的極少數人的奢侈、揮霍。

蘇聯憲法和資產階級國家憲法的區別，在於蘇聯憲法是以資本主義制度在蘇聯已被消滅，和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已獲得勝利的事實作為根據的。制訂蘇聯憲法的主要根據是社會主義原則，是已經獲得和已經實現的社會主義基礎：即土地、森林、工廠、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的消滅；大多數人貧困和少數人奢侈揮霍現象的消滅；失業現象的消滅；按照「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勞動是每個有工作能力的公民的光榮權利和義務；勞動權，即每個公民有獲得有保障的工作的權利；休息權；教育權等等。這一切都是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蘇聯憲法把這一切成就用立法手續固定下來。蘇聯憲法本身就是蘇聯各族人民的鬥爭和勞動的總結，它表現了共產黨多年來所制定的政策的完全勝利。

在蘇聯，各剝削階級已被肅清。蘇聯的社會是由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等友愛階級組成的。這些社會集團和那些在資本家和地主統治下的社會集團根本不同。蘇聯的工人階級

是擺脫了剝削的全新的工人階級，是自己掌握了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是人類歷史上還未曾有過的階級。在蘇聯現有條件下的農民，也是一個擺脫了剝削的新的階級，他們的物質福利不是建築在個體勞動和落後技術的基礎上，而是建築在集體勞動、集體所有制和現代技術的基礎上。我們的知識分子也變成了新的知識分子，他們與工農血肉相聯，是由工農出身、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服務的新的知識分子。

蘇維埃社會主要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牢不可破的聯盟的鞏固基礎，就是他們在精神和政治上的團結一致。列寧認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並要求這一偉大的聯盟能始終不渝地鞏固，使蘇維埃祖國成為不可戰勝的國家。為了完成列寧的遺訓，共產黨如同保護眼珠一樣保護着和鞏固着工農聯盟。他們認為，保護和鞏固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強大基礎，是他們的天職和神聖的義務。

在列寧所制定的各族人民友好政策的基礎上，我們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發展和鞏固起來了。蘇聯共產黨始終不渝地遵行着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黨不斷地關懷着這種友好的進一步鞏固。

蘇聯憲法反映着工農聯盟的日益成熟和鞏固，反映着蘇聯各族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誼，反映着全蘇維埃社會的偉大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團結一致。蘇維埃民主是新的高級類型的民主，是徹底體現工人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蘇維埃民主最主要的特徵就在於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對立性，它確實保障着憲法所賦予公民的各種權利，這些權利受到一切蘇維埃

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保障。

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是在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原則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在全體人民爲蘇維埃祖國的進一步繁榮，爲國民經濟新的強大的高漲，爲不斷地提高勞動人民物質和文化福利而鬥爭的環境中進行的。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蘇聯人民正滿懷信心地沿着建設共產主義的大道向前邁進。在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已經建成，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已經建立，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穩固基礎。集體農莊制度發展起來了，變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由於這個制度，蘇聯社會主義農業得以不斷發展和鞏固。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文化獲得了卓越的成就。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性的決議，黨和政府關於國家更進一步的發展的決議，武裝了蘇聯人民。他們正勝利地實行着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計劃。

由於勝利地實現了第五個五年計劃前三年的任務，蘇聯工業生產比一九四〇年戰前的工業生產水平提高了大約二倍半。按照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社會主義生產的不斷增長，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勞動人民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蘇聯人民的福利一年一年地在提高。

所有這些成就，都是蘇聯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活動的結果，是蘇維埃人民的創造性和建設性勞動的結果，是牢不可破的工農聯盟的結果，是各族人民堅定不移的友誼的結果。共產黨所制定的政策都符合蘇聯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並受到他們完全的擁護。這些成就，就是徹底和始終不渝地實現了這些政策的結果。

根據社會主義工業方面所獲得的成就，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將堅決徹底實現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五次常會所擬定的進一步大力發展蘇聯國家的綱領，即加速提高農業和擴大滿足人民日用生產品需要的綱領。這個綱領是根據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九月全體會議的決議，和蘇聯部長會議及黨中央委員會最後決議所制定的。黨、政府和全體人民在用盡一切力量發展和推動重工業——蘇聯經濟基礎的基礎——的同時，要使農業各部門在二、三年內達到迅速的高漲，保證供給人民以足夠的食品和工業品，充分滿足輕工業和食品工業在原料方面不斷增長的需要，使城鄉勞動羣衆和全蘇聯人民的物質福利獲得更進一步的提高。

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的準備工作，是在蘇維埃國家爲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鞏固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反對企圖挑起新的世界大戰的反動的侵略勢力而積極鬥爭的環境中進行的。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僅符合蘇聯人民的利益和願望，同樣符合世界上所有厭惡戰爭、渴望持久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這個政策受到所有進步人類的熱烈擁護。偉大的中國人民，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勞動人民，各資本主義國家中樸實和正直的人們都和蘇聯在同一個陣營中，爲爭取和平而作奮不顧身的鬥爭。

蘇聯人民以極大的興奮和愛國主義的熱情來迎接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向蘇聯人民提出了偉大的第五個五年計劃的任務。工人、集體農民和知識分子在爲提前完成這一任務的鬥爭中，獲得了日益增長的成就。

蘇聯人民緊密團結在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周圍，充滿着頑強和堅忍不拔的決心以實現黨

和政府所提出的偉大的創造性的任務。爲了實現人類的偉大理想——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他們毫不吝惜自己的力量和勞動。他們就用這樣的心情和行動來迎接蘇聯最高權力機關的選舉。

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的工作和準備，是在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制度的基礎上進行的。

根據蘇聯憲法，各級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均由選民依照普遍、平等和直接選舉的原則，用祕密投票的方法選舉的。蘇維埃的選舉制度反映了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和蘇維埃制度真正的羣衆性。

一些資產階級國家的選舉法上也大談其普遍、平等、直接選舉和用祕密投票的方法。但這是欺騙人民的卑鄙無恥的手段，是用來掩蓋那壟斷、剝削和壓迫千百萬人民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幌子。

列寧說過：「資產階級民主只是花言巧語，冠冕堂皇，高喊自由平等口號，而事實上是掩蓋着婦女的自由和不平等，掩蓋着勞動人民和被剝削者的不自由和不平等的『民主』。」——「打倒卑鄙無恥的謊言！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是不可能平等的，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當婦女沒有擺脫依法只對男子有利的特權，工人沒有擺脫資本家的枷鎖，勞動農民沒有擺脫資本家、地主和商人的枷鎖的時候，真正的自由是不會有

的，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事實上，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裏，如果一小撮財閥和他們馴養的奴僕掌握着政權，那還有什麼「民主」可談呢？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裏，如果勞動人民處在一種失業、被剝削和窮困的境地，那還有什麼「民主」可談呢？

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民族壓迫和種族壓迫，剝奪了千百萬勞動人民起碼的政治權利。這就是說，資本家和他們的走狗們高喊的那種資產階級的民主，不是別的，只是庸俗的滑稽劇，是對勞動人民的權利的一種侮辱，實際上就是「資本勢力操縱一切，交易所操縱一切，國會和選舉只是傀儡和木偶而已。」

和虛偽的假仁假義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相反，蘇維埃民主對勞動人民權利一點沒有限制。在蘇維埃社會裏，決定每個公民的社會地位的，不是財產狀況，也不是民族、性別、職位，而是每個公民的個人能力和他的勞動。

蘇聯選舉所採用的是普選制。選舉法對蘇聯公民不因任何例外使某些公民的選舉權受到剝奪。凡年滿十八歲的蘇聯公民，不分種族、信仰、教育程度，不問居住年限、社會出身、財產狀況以及過去活動如何，都有權參加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的選舉。但有精神病的人由法院判處剝奪選舉權的人除外。

蘇聯一切國家權力機關的選舉都是平等的。每一蘇聯公民都有一票的選舉權。不因所屬的種族、信仰、教育程度、職業地位及財產狀況而給選舉人以任何特權，同時也不使他的權

利受到侵害。所有公民——工人、職員、農民和知識分子，婦女和軍人——都在平等基礎上參加選舉。

蘇聯選舉所採用的是直接選舉制，不像資產階級國家的多級選舉。這就是說，選民可在當地直接選舉本選區的代表。

像這種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選舉，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是沒有的，他們那裏存在着各種各樣的限制，這種限制使千百萬勞動羣衆不能參加選舉，那裏進行着各種各樣的欺騙，這種欺騙使有產階級享有勞動人民所沒有的特權。

資產階級的報紙以令人難於相信的叫囂和喧嚷來大吹大擂美國的那種「民主制」，把美利堅合衆國描寫爲一個最廣闊和毫無限制的民主國家。可是，只要熟悉一下美國的選舉法和選舉運動的實際情況，就會相信包括美國「民主」在內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僞和欺騙了。

美國的優秀作家馬克·吐溫（一八三五——一九一〇）在世時，曾毫無掩飾地描寫過轟動一時的美國「民主」的駭人聽聞的景象。在「我是怎樣被選爲州長的」這篇著名短篇小說中，作者這樣描寫：賣淫式的新聞大肆喧囂地攻擊那些對於本州當權集團不利的州長候選人，報紙本着「誣蔑吧！誹謗吧！總歸要給他留下一些污點」的原則，以最駭人聽聞的和令人厭惡的罪名來污蔑並未犯過這種罪行的候選人，把什麼罪名都加到他頭上——偽證啦，捏造啦，小偷啦，褻瀆墳墓（對死者造謠中傷）啦，酗酒啦，舞弊啦，縱火啦，安插自己的親屬於肥缺啦，等等。全部故事的結果如下：

「最後，各反對黨對我的厚顏無恥的攻擊達到了極點：在競選大會上，不知受了誰的教唆，有九個膚色不同、衣衫襤褸的小孩爬到演講台上來了，他們抱着我的腿，叫我『爸爸』。我忍受不住了。我放下旗子，認輸了。我沒有力量作紐約州長職位的候選人，寫完了放棄自己候選人資格的聲明，我激怒地簽下：

從前是個正派人，而今却成了醜惡的偽證犯，蒙太拿的小偷，墳墓的褻瀆

者，酒瘋子，骯髒的騙子手——

馬克·吐溫敬啓」

馬克·吐溫所寫的還是十九世紀的事情，那時資產階級還在玩弄民主。時光已經過去很久了。民主的把戲連痕跡都沒有留下。資產階級把民主的旗幟早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反動勢力在選舉中居然粗野地公開地迫害選舉人，對他們施以恐怖、威脅和恫嚇。

在美國，和其他許多資產階級國家一樣，形式上也有普遍、平等的選舉權，而實際上，這種選舉都被聯邦國家立法與各州立法的無數限制剝奪得一乾二淨。

在大多數的州裏，特別規定了一種選舉稅。千百萬選民都付不起這項稅款，成千上萬的失業和半失業的人，當然更不用說了。他們過着貧窮的生活，很多人因為沒有錢付房租而無家可歸。

其次，還有所謂「居住資格」。這就是說，在當地居住過一定年限的人才享有選舉權。這種資格的限制，使千百萬失業者、僱農、以及不得不為謀求工作而遷移他處的人喪失了選舉權。還有所謂「教育程度」。這就是說，必須具有相當教育程度的人們才享有選舉權。但

美國國民教育的情況是這樣的：千百萬青年男女得不到學習的機會，因為在美國，用作人民教育及其他居民真正迫切需要的、好幾百億美元的經費都用在瘋狂的軍備競賽和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的上面了。

美國極大多數黑人居民實際上是沒有選舉權的。許多州的立法明文限制黑人的選舉權，有些地方甚至這種形式上的限制都沒有，駭人聽聞的美國法西斯恐怖手段幾乎排斥了所有的黑人居民參加選舉。列入選民名單中的成年黑人不到百分之十，而參加投票的還不到百分之一。

下面是美國某一保守派的私人組織「美國遺產基金會」關於最近幾次美國總統選舉的一些材料（實際上估計得過低）：

據這個機構的統計，根據許多州的現行條例，將近一百萬軍人未被允許參加投票。由於不識字，或者因為他們付不起選舉稅，或者因為在不久以前遷移到新住所，沒有住滿參加投票所要求的期間，以致不能參加投票的選民，約有一千二百多萬人。

在美國南部的許多州裏（如阿拉巴馬，路易斯安納，喬治亞），要獲得選舉權，必須具備下列兩個條件：（一）具有「好聲望」者。（二）參加過一九一二年戰爭、印第安戰爭、美國和西班牙戰爭的人，或參加過美國南北戰爭的人的後裔。

在西維爾基尼亞州，只有那些「安分守己」的人們才能登入選民名單；在奧格拉荷馬州，只有「曾獲得一八六六年一月一日選舉權的直系親屬」才有投票權；在維爾蒙州，要登

入選民名單，還得平時表現得「舉止文雅」。

很顯然，各地反動派有一些與此類似的對於「普遍」與「平等」選舉權的附加條件，他們就經常有機會去剝奪任何對他們不利的人們的選舉權。

諸如此類對選舉權的限制，使美國絕大部分成年人的選舉權實際上都被剝奪了，並且把他們拒絕在參加投票的大門外。

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如在瑞士和墨西哥）裏，佔全部人口半數的婦女的選舉權被剝奪了；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裏，軍人是不准參加選舉的。在某些資產階級國家裏，民族和種族的歧視已具有法律根據（例如在加拿大，它的主要居民——印第安人的選舉權就被剝奪了）。建立所謂過半數選舉制度是反動分子們在選舉法中最騙人的伎倆。

這種制度為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意大利和法國）所採用，這種制度規定：一個黨派聯盟，即使它所得到的選票只比所有選票的半數多一票，它也可以得到一種所謂「獎勵席」，即在國會中獲得多數席位。這種欺騙的制度首先被意大利法西斯魁首墨索里尼在一九二四年的國會選舉中所採用。結果，就使法西斯黨徒在當時獲得了意大利國會的多數席位。目前，這一制度已被許多西歐國家的政府所效法。事實上，這一制度就等於廢除了千百萬擁護各民主進政黨派活動家的選票，保障了反動黨派在國會中的多數席位。結果是這樣的：千百萬選民投了某一些候選人的票，可是另外一些人——帝國主義反動集團的走狗們雖然只得到少數的票，已經落選，却從他們選區中取得了代表的席位。

對選民的意志大加嘲弄和壓制，是令人難於想像的事情！

正如蘇聯憲法中所寫的，只有蘇維埃選舉制度才保證了真正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選舉。

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條例中規定，所有公民（精神病患者及由法院判決剝奪選舉權者除外），凡在各該地方蘇維埃區域內定居或暫居而在選舉日以前年滿十八歲，均可列入選民名單。同時，任何選民不能登記兩次。

每個選民都有可以親自檢查他是否已登入選民名單，他的姓、名、父名和出生年份等寫得對不對。地方勞動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在選舉前三十日把名單編好，公佈出來，並保證選民可以在當地蘇維埃或直接在選區內熟悉這張名單。

在選舉以前的一個月內，每個選民都有機會審查登在選民名單上的選民登記得是否正確。每個選民都有足夠的機會及時修正被他發現的任何錯誤。他可以立即向地方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提出聲明書。執委會必須在三日內審查這份聲明書，或者立即把選民名單作出必要的修正，或者向聲明者作書面的答覆，說明不能接受他的意見的理由。如果聲明者不同意該項理由，他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必須在三日內傳訊聲明人和地方蘇維埃代表雙方出席，開庭審理該項案件。

大家知道，蘇聯最高蘇維埃是由兩個權力平等的院所組成的：聯盟蘇維埃和民族蘇維埃。蘇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聯盟蘇維埃的使命是代表所有蘇聯全體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不分民族；但是，蘇聯各民族除了共同利益以外，還有和他們民族特點有關的各自的特

殊的利益。

蘇聯最高蘇維埃另外一個院——民族蘇維埃——的使命，是代表這些特殊利益的。

聯盟蘇維埃和民族蘇維埃選舉各選區的組織原則，是以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選舉權為基礎的。

每三十萬居民組成聯盟蘇維埃選舉的一個選區，每一選區選出代表一人。因此，選區的大小是由人口的密度來決定的，譬如，在人口稠密的莫斯科和莫斯科省就組成了三十七個選舉聯盟蘇維埃的選區，而在伯力邊區，土地面積比莫斯科省超過許多倍，但人口却差的很遠，只有五個選舉聯盟蘇維埃的選區。

選舉民族蘇維埃的選區是按照另外一種原則組成的。

每個盟員共和國內，不論人口多少，都組成二十五個選舉民族蘇維埃的選區。每個自治共和國內，不論人口多少，都組成十一個選區，每個自治省組成五個選區，每個民族區組成一一個選區，每個選舉民族蘇維埃的選區選代表一人。

這樣，就保證了蘇聯一切民族和種族（不論大小）的真正平等。

聯盟蘇維埃選舉的選區數目，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〇年所舉行的上屆選舉的選區數目有些增加。這是很顯然的事，上屆選舉以後的四年來，第四個（戰後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勝利地完成，並且第五個五年計劃前三年的任務也同樣勝利地完成。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着宏偉的建設工程，出現了新的工廠和發電站，敷設了新的鐵路幹綫，鐵路沿綫出現了新的城市和